

曲向红 著

两宋俗词研究

新视界

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为市井文化的产儿，宋杂剧与俗词在语言以及文学功能的娱乐性等方面文献的记载，其语言亦多为口语。如洪迈《夷坚志》丁集卷四记载了顺天正元年间杂剧意：“从后门搬入去！”扮演剧末的优人立即“举所挺杖其背”，说：“你做到宰相，元作为说唱伎艺，现场即时性的接受非常重要，它不像书面阅读可以反复咀嚼，领悟言外必须是贴近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使其表演，歌唱通俗易懂而不隔，在剧场立即就能得到乐的消遣性。宋杂剧在民间瓦舍、社会各阶层流行，就是因为从诙谐幽默中获得精神的愉悦，也可以从演员精湛的演技中得到放松与解脱，人们手，就是为了得到消遣与娱乐。现代史学家朱瑞熙在《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勾栏里商业广告琳琅满目，艺人的演出乃至体育表演均以挣钱为第一。先看俗词对宋杂剧的影响。

宋末周密《武林旧事》曾记载了“官本杂剧段数”二百八十种，据王国维考证“其用大曲者，有些明显以歌曲谱之的杂剧占了官本杂剧的半数以上，显示出宋杂剧对大曲的继承以及对当时流行何镶嵌在杂剧中以及其词是否为俗词，因文献的缺乏难以考证，但剧中的词调多半也是民间流行的通俗词调。宋代杂本杂剧段数”中用大曲者，有时指滑稽戏，如文人笔记谈录里记载的滑稽片《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杖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同小杂剧《狼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在早期仍保持着宋代滑稽戏“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协状元”中，生旦每上场一次，必间以净末丑上场一次，表演滑稽搞笑的内容，乃“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与宋代杂剧的剧本现今无存，所以通俗词调对宋杂剧的影响只能凭借在

曲向红 著

两宋俗词研究



新视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宋俗词研究/曲向红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11

(新视界)

ISBN 978-7-104-02836-9

I. 两… II. 曲… III. 宋词—文学研究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9035 号

两宋俗词研究

责任编辑:丁小倩

美术编辑:戈人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潍坊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000mm×1400mm 1/32

印 张:120

字 数:1800 千

版 次:2008 年 12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2836-9

定 价:280 元(全10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言

一、研究缘起

宋代词坛创作以雅相尚,不仅词集多名雅词,如张孝祥有《紫薇雅词》,赵彦端有《介庵雅词》,程正伯有《书舟雅词》,而且词论家也是不遗余力地倡导雅化,打击批判词的俗化,两宋词坛大量存在的俗词在词史的地位黯淡无光,可谓遭人抛弃的“弃儿”。然而“凡是存在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凡是理性的就是合乎存在的”,两宋俗词也有其存在的合理缘由与价值。正如李昌集在《文学史的主流、非主流与“文学史”建构——兼论“书写文学史”与“事实文学史”的对应》一文中所言:“‘文学史’不仅是‘书写文学史’,同时还有‘事实文学史’”^[1],在传统的惯常描述的“主流文学”之外,还有被文学史家所忽视的“非主流文学”,文学史应该“努力追求展示文学历史运动的全社会图景,而不能将平面的、单线条的历史局部替代历史的、多元化的丰富历史。”^[2]两宋俗词相对于深受好评、备受关注的文人雅词虽处于非主流与边缘化的地位,但它与雅词一起共同构成了宋代整体文化的繁荣兴盛,也参与了对“全社会图景”的展示,而且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面与文人精神生活的丰富性上完全可补雅词之阙,沈松勤在《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一书中就写道:“无论是‘郑声’的词与道统,抑或词体本身的雅与俗,在构成和维持唐宋整体的社会文化中,都各自发挥着作用,不管其功能有高下之分,其价值有大小之别,对生活都是有效的。”^[3]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两宋俗词是不应该被词史遗忘的,这是本文写作的第一个缘起。但仅有这一点的话,等于仍然停留在对表层现象的梳理中,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对“全社会图景”的展示外,俗词是否还具有其他意义?从词的内部来看,到底是具有怎样的审美特征与角色功能,使其成为俗词的?从词的外部环境来看,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俗词的兴盛?又是什么样的文化原因造成了它屡遭攻击的悲剧命运?作为深受鄙弃的文学样式,它到底对词学发展有没有贡献?同为俗文学样式,它与同

代以及后世的俗文学样式是否存在互动、借鉴以及传承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深化俗词研究,并进而深化对整个宋词乃至一些俗文学样式的研究,都是有益的,这是本文写作最重要的缘起,也是主旨所在。

二、研究现状及意义

首先对俗词开始予以关注,而且是正面关注,始于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出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目的,胡适首先提出“白话词”的概念,后得胡云翼等人继承,他们认为白话词是中国白话文学的重要源头,是适应下层大众的审美口味、富有生命活力的活文学,对白话词给予了高度评价。虽然是出于提倡白话的目的,但如果就此认为倡导白话词仅仅是为了推广白话,为了给白话寻找历史依据,显然是不够的。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在深层上本就包含着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价值立场与审美标准的变化,反映了他们的平民取向与民间性价值立场。胡适在其论著《白话文学史》中就反复强调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一切文学均源于民间文学,明显流露出民间的价值立场。白话词本也是胡适《白话文学史》的重要部分,虽然因为某些原因未能完成,写到唐代就结束了,但其一以贯之的平民价值取向是不变的。正是站在平民、市民与民间的立场,他彻底否定了那种无病呻吟、讲求用典炼字、遣词造句的士大夫之词,肯定了不避俗字俗语的俗词,如他评向镐词“明白晓畅,多有纯粹白话的词。有几首竟全用土话……竟不很可懂。此与秦观、黄庭坚的土话词同是给当日的歌妓做的,故极力求浅近。后人但知注古典,而不肯注白话,故日久言语变迁之后,那些当日最浅俗的词反不能懂了。”^[4]字里行间丝毫没有苛责,反而对向镐、秦观、黄庭坚的土话词极求浅近以满足下层民间的知识水平充满赞许,价值立场的转变导致对白话词、土话词的评价反而高过所谓的雅词。虽然简单地以语言(白话还是文言)与受众(大众还是文人)确定词作优劣不免有失偏颇,但与以往士大夫文人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与取向,也使胡适等人发现词学研究中的问题,比如雅词和俗词在词论中的待遇判若云泥,俗词虽然不可避免地有其缺陷,但它是为满足不同阶层的审

美需求而作,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传统词论家只重雅词,鄙弃俗词,这样岂能看出词史发展的全貌?当然白话词和俗词并非等的关系,但他们在大力倡白话词的同时,毕竟将过去深受诟病的一些俗词的正面价值展现出来,使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俗词,发掘其价值。

现当代研究者沿着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足迹,开始关注俗词,肯定俗词,柳永、曹组、石孝友、辛弃疾等俗词大家相继步入人们的视野,研究者们甚至还发掘出在当日的词坛俗词都兴盛到了开宗立派的局面,如邓魁英先生《两宋词史上的滑稽词派》(《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认为两宋词坛在婉约和豪放词风流行的同时还存在过一个滑稽词派,刘扬忠先生《唐宋词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三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三节分别对以柳永为首的俚俗词派、北宋中后期的俳谐词派予以描述,均突破了一味鄙弃俗词的狭隘的审美观,尽可能做到了研究的公正、客观与全面。还有一些研究者敏锐地觉察到俗词对词学发展的贡献,如李昌集先生《北宋文人俗词论》(《文学遗产》1987年3期)一文细致分析了俗词的文学精神、艺术风格对宋词发展的贡献,虽然其对俗词的理解有过于狭隘之弊,但却将对俗词的研究导向深入。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俗词与后代俗文学样式之间密切的关系,如赵义山先生《论宋金俗词及其对元散曲的影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1期)、赵成林先生《论元代文人对宋代俚词的接受》(《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5期)等文章,打破了传统多注重雅文学之间以及雅文学和俗文学关系的探讨,而是立足于俗文学样式之间互动、传承关系的研究。

前人在俗词研究领域的开拓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不无新的启示。俗词传统的价值定位,一是从儒家传统诗教观的角度作出的评判,如王灼谓北宋末年俳谐词“慢戏汗贱,古所未有”^[5],吴曾谓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6],都是以儒家诗教观为批判的武器对俗词作出的价值否定;而从艺术风格的角度出发,站在纯艺术的立场,俗词更是毫无价值可言。这两种评判标准究其实际都是以文人的趣味与好恶为转移的,虽有其合理之处,但问

题也不言而喻,那就是对民间价值取向与审美标准的鄙视。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沿袭前人的观点,那样将永远走不出古人的视域,永远难有创新与突破。“事物性质的显现,是由参照系决定的。不同的参照系可以使事物显示不同的性质。”^[1]如果我们不是站在文人士大夫的立场,不是拿俗词与雅词对照,不是以儒家诗教观为衡量一切文学的准绳,而是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那样采用新的评判标准,比如将俗词置于词体演进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屡遭抨击的俗词具有全新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对数量庞大的两宋俗词展开研究,等于如实反映宋词发展中俗化一脉的发展概况,从而使人看到宋代词学发展中为人忽视的俗化倾向,宏观把握词史,把握词学发展规律。宋代词坛其实具有雅化与俗化两条发展线索,词史与词学研究通常关注的是雅化一脉的演进轨迹,对俗化一脉多避而不谈,这是不符合宋代词坛的实际情况的。检视《全宋词》,俗词占了大量比重,无论是词坛名家苏轼、黄庭坚、秦观、辛弃疾等人,还是在词史上居二流地位的词家,诸如赵长卿、杨无咎、石孝友等,都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俗词。对这股俗词创作潜流,以及它所引起的宋词的俗化现象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显然是片面的,主观的,不应该是词学研究者应有的态度。作为文学研究,首先应保证研究的客观、公正、全面,尽可能展现文学发展的真实概貌与规律。词学研究者对两宋俗词的漠视与忽视,导致词史只是雅词的发展历史,只有雅化一条发展规律,甚至在金元词史中也有人略过铺天盖地的俗词,专门关注文人雅词,这都是因为对俗词存有偏见,进而导致了词学研究的偏颇。

第二,俗词对词学发展、词体演进具有重要贡献,堪称宋词发展之源。俗词将新的文学精神引入宋词,形成了宋词的平民化特征,使得宋词产生了大量讴歌爱情、呼唤爱情的真挚之作;它帮助宋词形成了理性品格,使词不仅能以言情的深婉感人,还能以理性的智慧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它确立了新的审美观念,打破了传统重中正、和谐的美学观,丰富了词的美学风貌,为中国文学审美

品格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它的某些表现手法对雅词发展也不无裨益,诸如以赋为词、代言体的写法就是从俗词中产生并逐步成熟起来为雅词所用,尤其是以赋为词的手法几乎成为宋词多样性风貌得以形成的基础,没有人能逃出它的涵盖。可以说俗词“对宋词成熟风貌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8],是“宋词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9],若没有俗词,宋词发展将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词学研究者对俗词置之不理,对于研究雅词乃至整个宋词风貌的形成都是十分不利的。

第三,俗词虽然在艺术成就、思想高度等方面往往不如雅词,但也是宋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词学研究者指出宋词发展不断向诗文学习,逐步向诗文靠拢,如苏轼将士大夫的个人抱负引入词作,辛派词人将政治感受、爱国之情引入词作,使词具有了像诗文一样抒发政治抱负与遭遇的特征,表现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倾向时,他们所指的仍然只是文人雅词,仍然等于以偏概全。俗词虽然与雅词一样同属于抒情性文体,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与叙事性俗文学样式诸如民间说话、宋杂剧等保持着亲近关系,并从中汲取营养,因此对于俗词而言,以民间说话为词、以杂剧为词才是对其发展倾向的恰当概括。长期以来,学术界多注重雅词与诗文关系探究,忽视了俗词与同时代俗文学的借鉴关系,事实上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所言:“一种文体与其他文体互相渗透与交融,吸取其他文体的艺术特点以求得新变,这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一条重要途径。”^[10]这不仅仅包括雅文学样式诗词文之间的交融互渗,俗文学样式因其开放灵活的体系更易交流互动,互相学习。如果我们的研究仍然忽视俗词,不能打破对俗的偏见,那么就会丢失半边词坛的风景,更无法从整体上对宋词发展予以通观。

第四,俗词虽然在词论界以及词学研究中声名狼藉,但它却顺应了中国文学发展趋俗的倾向,显示出文学转型的痕迹,为俗文学汹涌大潮的到来开启了先声,因此,从文学发展的总趋势看来,俗词其实具有引领文学演进方向的重要意义。

中国文学发展具有日益通俗化的趋向,从先秦时代礼崩乐

坏,文化下移,到汉代末年文学表现出私人化、情感化的倾向,到晚唐五代俗靡的小词借着苟安享乐的环境风行天下,到宋代市民文学词、杂剧、“说话”等的兴盛,到元代市民文学的蓬勃兴盛,再到明代俗文艺小说、戏曲等一统天下,士大夫普遍喜好俗文学,为俗文学鼓吹喝彩,这股文学发展趋俗的倾向正是个体人性不断觉醒、争取自由权利与解放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学逐渐摆脱政治教化、向娱乐审美等功能回归的必然要求。在中国文学日益趋俗的演进过程中,宋代正好处于雅俗交替消长的转折点。之前是传统的雅文学样式诗文一统天下,之后则是诸多俗文学样式小说、戏剧等独领风骚。正是从宋代开始,俗文学日渐打破雅文学对文坛主流地位的垄断,成为最能代表时代的文学。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引子》中曾说道:

当吴汝纶、马其昶、林纾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时候,有个李伯元也正在写《官场现形记》,有个刘鹗也正在做《老残游记》,吴趼人也正在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你要寻清末的时代文学的代表,还是寻吴汝纶呢,还是寻吴趼人呢?……当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韩愈、欧阳修的“肖子”的时候,有个吴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个曹雪芹也正在做《红楼梦》。那个雍正、乾隆时代的代表文学,究竟是《望溪文集》与《惜抱轩文集》呢?还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呢?再回头一两百年,当明朝李梦阳、何景明极力模仿秦、汉,唐顺之、归有光极力恢复唐、宋的时候,《水浒传》也出来了,《金瓶梅》也出来了。你想,还是拿那假古董的古文来代表时代呢?还是拿《水浒传》与《金瓶梅》来代表时代呢?——这样倒数上去,明朝的传奇,元朝的杂剧与小曲,宋朝的词,都是如此。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1]

激。不过他从清代的小说上推到明代的传奇,元朝的杂剧、小曲以及宋代的词,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从宋代开始最能代表时代的文学开始是“不肖”的俗文学,而非“肖子”的雅文学,俗文学在与雅文学的对抗中开始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论断还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如果说胡适关于宋代文学开始转向的推论还有些模糊,带点无意识的色彩,那么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则明确指出从宋代开始雅文学的生命力变得衰竭枯萎,俗文学步入它全面辉煌的时期:

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与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届时上前来“接力”。是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12]

处于由雅趋俗转折点的宋代,不单是孕育了后世的俗文学样式小说、戏剧的萌芽,连正统的诗歌也出现俗化,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在雅俗的对立斗争中蓬勃发展,体现出雅俗双重品质,一方面,作为一种抒情性文学样式,与诗文一起同属雅文学,如王灼《碧鸡漫志》云:“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13]王若虚《滹南诗话》亦云:“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14]都把词等同于诗;另一方面,词固然脱胎于诗,在表达技巧、修辞手法上与诗歌有相同性,在美学风格上也是传统诗歌美学追求的继承与延伸,但词与诗毕竟异质,它是市井文化的产物,具商品的属性,尤其是俗词更是为适应和满足市民阶层的欣赏口味与兴趣创作的,这显然有别于传统的诗文,与当时以及后代勃兴的俗文学样式小说、戏剧等反而同质。而正是由于俗文化场中叙事性俗文学样式的暗中改造,才导致了这部分宋词成为深受批判的俗词,因此,闻一多先生将词归入传统雅文学诗歌时代,也并不恰当,因为在这

些俗词身上已经显示出了雅文学向俗文学转型的痕迹。沈家庄先生在《宋词的文化定位》一书中曾指出“宋词中那些至今被指为芜词、游词、俚词、淫词者,才是在文体的嬗变演化意义上引领着前进的朝向”^[15],所以当我们今天仍像古人那样抬出儒家诗教观作为评判的准绳时,无异再次陷入古人价值悖论的泥沼。

本文的写作就旨在以宋代俗词为中心,探讨俗词的发展演变、审美特征及其对雅词乃至整个词史发展的意义,分析俗词与当时以及后世诸多俗文学样式之间的交流互动、借鉴影响关系,以期展示词史中为人忽视的俗化一脉的发展概况,以及俗文化场中叙事性的俗文学样式如何影响改造了抒情性文体的。本文不想站在文人知识分子精英、高雅的立场对俗词棒杀,那样除了重复前人的观点外毫无意义。俗词的大量存在毕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研究对之漠视、鄙视甚至忽视都是无益的,只有正视它,将其置于整个文学发展的链条中,才能尽可能接近最真实的文学史原貌,尽可能做到研究的公正、客观与合理,而这正是学术研究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三、研究方法

至于研究方法的选择,本文试图采取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立足于静态的词学分析,尽可能准确地勾勒两宋俗词的历史面貌、发展概况,并在对俗词作品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俗词的审美特征、角色功能以及对词体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将俗词置于俗文化场中作动态性的考察,着重探讨俗词与同代以及后代俗文学样式的互动、传承关系。在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尽可能通过细致的分析推导出结论,从而振叶寻枝,讨流溯源,透过现象寻找本质,而非天马行空,泛泛而谈。

目 录

第一章 两宋俗词的界定及相近范畴辨析.....	1
第一节 两宋俗词的界定.....	1
一、俗体.....	3
二、俗语.....	4
三、俗意.....	5
四、俗风.....	8
第二节 两宋俗词与相近范畴的关系.....	11
一、俚词.....	11
二、淫词.....	12
三、艳词.....	12
四、民间词.....	13
五、白话词.....	14
第二章 两宋俗词的分类及发展概述.....	16
第一节 两宋俳谐类俗词.....	16
一、初始阶段——嘉祐之前.....	17
二、繁荣阶段——北宋中后期.....	18
三、低潮阶段——南宋初期.....	22
四、高潮阶段——南宋中后期.....	24
第二节 两宋咏妓类俗词.....	28
一、横空出世——北宋初期.....	28
二、蓬勃兴盛——北宋中后期.....	30
三、流风余韵——南宋前期.....	35

四、最后的辉煌——南宋中期·····	39
第三节 两宋宗教类俗词·····	41
一、兴盛期——北宋中后期·····	41
二、普及期——南宋时期·····	49
第四节 两宋祝寿类俗词·····	64
一、产生期——北宋初期·····	64
二、兴盛期——北宋中后期·····	65
三、普及期——南宋时期·····	67
第三章 两宋俗词的审美特征·····	72
第一节 以谐为美——两宋俳谐类俗词的审美特征·····	72
一、以丑为美·····	73
二、“不谐则谐”·····	77
第二节 以俗为美与以动为美——两宋咏妓类俗词的审美特征·····	84
一、以俗为美·····	84
二、以动为美·····	89
第三节 抽象隐晦——两宋宗教类俗词的审美特征·····	97
一、隐晦与生动、抽象与形象之间——道教类俗词的审美特征·····	97
二、词意的隐晦与语言的鄙俗——佛教类俗词的审美特征·····	105
第四节 以喜为美——两宋祝寿类俗词的审美特征·····	109
一、以喜为美·····	109
二、意象雷同·····	110
第四章 两宋俗词的社会功能与词学意义·····	113
第一节 两宋俗词的社会功能·····	113
一、娱乐功能·····	114
二、宣传功能·····	118

三、批判功能·····	120
四、交际功能·····	123
第二节 两宋俗词的词学意义·····	125
一、题材内容·····	125
二、词作品格·····	128
三、审美观念·····	132
四、表现形式·····	133
第五章 两宋俗词兴盛及遭批判的社会文化背景·····	139
第一节 两宋俗词兴盛的原因·····	139
一、市井文化的冲击·····	140
二、庶族文化构型的缺陷·····	147
三、宗教文化的影响·····	151
第二节 两宋俗词遭批判的原因·····	159
一、传统政治伦理型文化与新兴市井文化的矛盾冲突·····	159
二、农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矛盾冲突·····	163
第六章 两宋俗词与宋金元俗文学关系研究·····	167
第一节 两宋俗词与宋代俗文学关系研究·····	167
一、两宋俗词与民间说话·····	168
二、两宋俗词与宋杂剧·····	187
第二节 两宋俗词与金元俗文学关系研究·····	196
一、两宋俗词与金元俗词·····	196
二、两宋俗词与元代散曲·····	205
结语·····	214
注释·····	220
参考文献·····	243
后记·····	248

第一章 两宋俗词的界定及相近范畴辨析

宋人论词严辨雅俗,如宋末元初陆辅之在《词旨》中就曾强调“凡观词须识古今体制之雅俗。”^[16]雅俗之辨不仅是宋代词论的主导倾向,在整个词学批评史上也是常辩不休的重要论题,如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曾强调“入门之始,先辨雅俗。”^[17]江顺诒《词学集成》亦引张祖望语曰:“词虽小道,第一要辨雅俗。”^[18]然而词坛虽严辨雅俗,但对何谓俗词却很少有人予以界定过,俗词与相近的其他范畴俚词、淫词、艳词、民间词、白话词等到底是否具有同等置换的关系,也少有人论及,因此有必要对俗词概念及其与相关范畴的关系进行比较周密的论述与分析,这是进行俗词研究的首要任务,对于弄清雅词的内涵进而深化宋词的研究也是有益的。

第一节 两宋俗词的界定

传统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直觉,重感悟,多说是什
么,少说为什么,对概念术语往往断而不论,表现出一种不言自明
的态度,没有下定义、做界说的习惯,这就导致了人人都可以根据
自己的理解使用同一术语,从而使得一些基本的概念、术语界定模
糊,俗词这个概念的使用就存在这种情况。词论家往往采用直觉、
感悟型的点评方式,直接呈现结论,说哪些词是俗的,但并不告诉
人们为什么这些是俗的,这就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
水平、受教育水平以及审美情趣等的差别,作出非常主观性的判
断,从而使得何谓俗词众说纷纭,缺乏统一的界定。直至进入现当
代,对俗词这个范畴许多学者仍各执一词,不能达成共识,如李昌
集先生《北宋文人俗词论》一文认为构成俗词的三个标准乃是:“1.
把秦楼楚馆如实地引入词作,多把妓女作为词的主角,词中充溢着

一股市井气息;2.不着比兴之意,将男女心境真切、直率地表露;3.运用世俗的语言词汇。”^[19]也就是说,俗词主要是以青楼妓女为表现对象、语言俚俗的咏妓类俗词;谢谦先生《论宋代文人词的俚俗化》一文认为文人词的俚俗化乃是“文人为迎合市场需要,以市井语入词,以世俗之语写世俗之情”^[20]。“世俗之情”含义模糊,习惯上认为是世俗的男欢女爱之情,事实上行文当中谢先生所论述的文人俗词作者也是写咏妓类俗词的高手,如柳永、黄庭坚、秦观、石孝友几位,可见谢先生对俗词的看法同李昌集先生大体一致;赵义山先生《论宋金俗词及其对元散曲的影响》认为俗主要是“题材内容和语言风格的自然通俗”^[21]。在他看来,俗词“不仅有柳永等人的恋情一流,而且有曹组等人的滑稽一流,辛弃疾等人叹世归隐一流,以及张伯端等人的道教一流”^[22]。还有一些学者虽然并未对俗词作明确的界定,但在其行文当中,明显透露出对俗词的见解,如诸葛忆兵先生《北宋末年俗词创作论略》(北方论丛 1997年2期)所论述的俗词不仅有承柳永词风的俚俗词,还有宗教词、诙谐词。

俗词到底是指以妓女为表现对象的咏妓类俗词,还是既包括咏妓词,也包括诙谐词、道教词以及一部分归隐词在内?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混乱的。众所周知,概念、范畴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如果连俗词的概念都界定不清,势必会导致俗词研究对象的边界、范围也模糊错乱,这样俗词研究势必会陷入取材及叙述逻辑的混乱,因此弄清俗词这个概念是非常迫切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关系到俗词的研究对象、涵盖范围的理清,也关系到雅词概念的分析,是宋词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俗词概念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雅俗是一对变化发展、相反相成的历史范畴,不仅涉及艺术创作的层面,还能由艺术创作上升到对创作主体品格、接受主体层次的评价,上升到伦理道德、政治教化、文化价值的判断。如若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分析,通俗与否是一个非常主观性的判断,思想修养、社会地位以及文化水平等的不同,都会使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作出判断,从

而众说纷纭,出现分歧;如若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显然暗含精英意识,不容易以客观的态度作出结论,因此有必要结合一些工具性指标来帮助我们进行分析。这样,弄清古代词论家对俗词的论断就非常有益。古代文学批评直觉感悟和整合式把握的思维方式,侧重以自身的直觉、经验去体验、感悟文学作品,并阐释作品的审美创造,这就使得诗话、词话等批评形式往往短小精练、自由随意,既具备鉴赏、注释的功能,也有评述、分析的效用,唯独缺乏严密的逻辑与理性的论证。不过,没有系统的理性论证并不代表批评家们的观点不经过逻辑推理,只是他们不展示思维过程,省略了推理过程,而直接示以结论罢了,因此我们若想弄清词论家口中所谓俗词的内涵,就需要尽可能通过对词论的理解与阐释,去发掘和描述被他们跳过或者说省略了的逻辑推理过程,以此来总结俗词的特点,帮助我们对俗词下定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能公正确切,比较有说服力。

纵观诸多词论、词话对俗词的批判,多集中在俗体、俗语、俗意以及俗风四个方面。

一、俗体

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力主学诗必去五俗,第一即俗体。俗体多游戏文字,有辞无情,因此也是雅词的一大忌讳。词中俗体包括隐括、集句、集曲名、药名、嵌字、回文、独木桥体等,这些词体以巧妙运用语言文字成趣,如苏轼《菩萨蛮》(回文):

落花闲院春衫薄。薄衫春院闲花落。迟日恨依依。依依恨日迟。
梦回莺舌弄。弄舌莺回梦。邮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

纯粹为显示工巧,华而不实,虽然表面上看是一种文人雅兴,但实际上难以构筑词作深层的含蕴,多停留于表面的文字游戏,巧则巧矣,终难归入雅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言:“回文集句之类,皆是词中下乘。有志于古者,断不可以此眩奇。一染其习,终身不可语于大雅矣。”^[23]对回文、集句之类游戏文字之作评价不